

悲悯诗圣的仁者情怀

——从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说起

忻洪山

(宁波市东钱湖镇初级中心中学, 浙江 宁波 315000)

摘要: 杜甫作为唐代诗歌巅峰的缔造者之一, 他的成就是与目共睹的。他是一个仁厚的长者, 又是一个纪实的诗人, 他以他的悲悯情怀获得了世人的尊重, 所以后人给予了他一个崇高的称号——“诗圣”。

关键词: 悲悯; 仁者情怀; 现实主义

中图分类号: G623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8-0627(2009)02-0146-02

杜甫作为唐代诗坛泰斗, 其诗歌自然成为中学语文课本重点内容。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收录了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《望岳》《春望》《石壕吏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《羌村三首》《登楼》等诗。纵观其诗, 无不体现了杜老夫子在安史之乱背景下的悲悯仁厚的情怀, 后人冠以“诗圣”的称号, 便是体现他们对杜甫崇敬褒扬之情。

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中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为上元二年(761), 杜甫五十岁时所作, 当时正值安史之乱, 山河破碎, 百姓颠沛流离。诗中描写了怒号秋风卷走了浣花草堂屋顶三重茅, 然后诗人又经历了秋寒、秋雨之苦的情景。

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诗, 也是杜甫旅居浣花草堂时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诗以破式开篇, 紧接着, 破屋→破被→寒雨→宏愿, 一气呵成。“茅屋为秋风所破”这仅仅是诗人在浣花草堂安居期间一段生活小插曲, 本是无可厚薄, 不入雅堂, 但难能可贵的是诗人由此引发一桩宏愿: 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 风雨不动安如山! 呜呼,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” 这就是杜甫精魂所在。白居易曾在他的《新制布裘》也有类似之说: “安得万里裘, 盖裹周四垠。稳暖皆如我, 天下无寒人。”^[1]但与杜甫相比, 难以相提并论了。依黄彻《巩溪诗话》中的话说, 白居易“推身利以利人”^[2], 仅停留在儒家的“穷则独善其身, 达则兼善天下”^[3]的境界上, 而杜甫则“不管穷达, 都要兼善天下”, 并且“宁苦身以利人”, 达到了“我不入地狱, 谁入地狱”的舍身境界。郭沫若先生曾吹毛求疵, 以阶级论观点批判杜甫是狭隘的庇护寒士思想, 不管郭老当时出于何种目的, 但至少他是拿着放大镜来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, 他只专抓住“盗贼”、“娇儿”和“寒士”等几个词眼做足文章。这首诗的思想构建呈金字塔形设置, 前半部分叙事, 诗人仅以诙谐的笔调轻轻带过, 并非有咬牙切齿之恨, 而一场寒森入骨的秋雨让破屋内“雨脚如麻”, 让诗人重新勾起漂泊之苦, 但诗人又马上跳出“悲己”的圈子而升至“悲人”的大境界。

杜甫的悲悯天下的仁者情怀与他的性格和生平经历是分不开的。首先杜甫是个老实忠厚的读书人, 他一生本分, 不做出格事, 不言越轨语。他虽然爱民, 以民为本, 不同于儒家表面奉行“民为贵”思想, 实际他们轻视劳动, 轻视劳动人民, 他切切实实同情百姓, 也批判官府的逼迫造成了百姓的疾苦, 老实人会说实话, 会同情别人, 这一点是不可以否认的, 但这仅仅是杜甫成为现实主义诗人, 抒发悲悯情怀的先天条件, 诗人的后天炼狱式的生活在其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杜甫

收稿日期: 2008-10-10

作者简介: 忻洪山(1972-), 男, 浙江宁波人, 宁波市东钱湖镇初级中心中学教师。

出生于“奉儒守官”的封建士大夫家庭，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，但要使杜甫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必然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。杜甫前期诗歌带着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。只有当他35岁后在长安经历了是年落拓之苦。奸佞当道，世态炎凉，屈辱的生活飓风一下子把杜甫卷入社会底层。生活折磨了杜甫，也成全了杜甫。

杜甫逐渐深入人民生活，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“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”（《石壕吏》）的人民之苦，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，才使他坚定不移地走上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。特别是安史之乱后，杜甫长期漂泊西南，虽然浣花草堂曾带给他一度的宁静，杜甫中后期作品很少带有明快的节奏，绚丽的色彩，可能也只有浣花溪畔曾写过诸如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等少量的喜形于色的诗了，绝大多数抒写一些伤春悲秋的诗了。

本应是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季节，但由于安史之乱，朝廷溃败西迁，诗人颠沛流离，漂泊四方，着“麻鞋”，“露两肘”，过着落魄生活。再浓的春色在诗人的眼里也只能是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而后便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的感叹了。城池破了，国家亡了，兵卒散了，百姓离散了，偌大的一个繁华的长安成一下子空荡起来，宫殿和殿外的春色如故，但昔日的主人已去，只引得诗人“少陵野老吞声哭”。即使在成都安居期间，虽则也曾有过“流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的心境，但诗人一旦拾级“登楼”举目远眺，心思一旦放远，眼前虽是“锦江春色来天地”，又毕竟此景生成于“玉垒浮云变古今”之期，终究还是凋伤游子之心，这一切都源于“万方多难此登临”。

春去秋来，萧瑟的西风最容易冻伤人的心情，更何况一切的政治变乱使得唐王朝的命运形同风雨中零落的秋叶，从盛世到衰亡，诗人想到了自己政治的归宿，逃离百姓的生活的着落，便自然感到前途如“隔山岳”、“世事两茫茫”。再加之诗人多愁善感的性格，眼前充溢的皆是伤怀落寞之景，于是乎，一腔悲愁化作满纸辛酸泪。其中有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（《登高》）的羁旅之苦，有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（《秋兴》）的满目苍凉，也有“老去悲秋强自宽，兴来今日尽君欢”的忍悲苦强作欢颜之情。

杜甫的春秋载满了沉重的悲伤，杜甫一生在辗转劳碌中度过，杜甫的心情在“满目悲生事，因人作远游”中游历，即使在诗人临去世之前也留下了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”的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康熙扬州诗局本. 全唐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5: 95.
- [2] 黄 彻. 巩溪诗话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8: 36.
- [3] 孟 轲. 孟子·尽心章句上[M]. 西安: 陕西旅游出版社, 2003: 86.

（责任编辑 裴云）